

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中华 文学 名著百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八十六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 86 部, 古典小说篇/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71-3677-7

I. 中... I. ①齐... ②夏... II. 历史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N.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866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八十六部书目

荡寇志(下) (335)

第八十六部目录

荡寇志·下

-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335)
-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兗州城..... (343)
- 第三十七回 东方横请玄黄吊挂
公孙胜破九阳神钟..... (353)
- 第三十八回 真大义独赴瓢山道
陈希真两打兗州城..... (362)
- 第三十九回 吴加亮器攻新柳寨
刘慧娘计窘智多星..... (371)
- 第四十回 祝永清单入卖李谷
陈希真三打兗州城..... (380)
- 第四十一回 陈义士献诚归诚
宋天子诛奸斥佞..... (388)
- 第四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398)
- 第四十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407)
- 第四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416)
- 第四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424)
- 第四十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433)

- 第四十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444)
- 第四十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455)
- 第四十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465)
- 第五十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474)
- 第五十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484)
- 第五十二回 吴用智御郛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495)
- 第五十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505)
-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513)
- 第五十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523)
- 第五十六回 凌振舍身轰郛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 (532)
- 第五十七回 哈兰生力战九纹龙
庞致果计擒赤发鬼…………… (541)
- 第五十八回 水攻计朱军师就擒
车轮战武行者力尽…………… (550)
- 第五十九回 吴用计间颜务滋
徐槐智识贾虎政…………… (560)
- 第六十回 丽卿夜战扈三娘
希真昼逐林豹子…………… (568)
- 第六十一回 云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杀四门…………… (577)
- 第六十二回 徐虎林捐躯报国
张叔夜奉诏兴师…………… (586)

第六十三回	冲头阵王进骂林冲 守二关双鞭敌四将.....	(595)
第六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军 卧瓜锤关前激石子.....	(603)
第六十五回	鲁智深大闹忠义堂 公孙胜摄归乾元镜.....	(611)
第六十六回	宛子城副贼就擒 忠义堂经略勘盗.....	(619)
第六十七回	夜明渡渔人擒渠魁 东京城诸将奏凯捷.....	(628)
第六十八回	献俘献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636)
第六十九回	云天彪进春秋大论 陈希真修慧命真传.....	(644)
第七十回	避邪巷丽卿悟道 资政殿嵇仲安邦.....	(652)
结 子	牛渚山群魔归石碣 飞云峰天女显灵踪.....	(661)

荡寇志 下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却说宋江正在攻击召村，忽闻陈希真兵马夺取蒙阴，宋江大惊，急依吴用之计，将全军退出召村，屯在蒙阴北境。正思对付希真，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书，知是云天彪会合归化三庄直攻玄武关，十分危急。宋江大惊，再细看那文书，原来马元因屡次请救不至，句句十分怨怅。宋江看罢，吩咐来人且退。宋江请吴用入后帐，宋江道：“我从此失清真山矣。”吴用道：“若论地利，清真山为我东路险要；若论人材，马元如何抵得过鲁、武、李三位兄弟。且我此刻若还救清真，陈希真必乘势会合召村，来夺我新泰、莱芜。那时鲁、武、李三人必不生还，而我又连失三城，兼且清真山未必救得，满盘败着矣。”遂假对清真来使道：“本寨救兵即日便来，你速去回报头领，教他放心坚守数日。”来人应命去了。宋江对吴用道：“此信若被希真得知，吾事去矣。”便严肃队伍，申明赏罚，约束众军，摆齐明晃晃枪炮剑戟，直抵蒙阴城下。震天震地的一声呐喊，一阵连环枪炮，震得蒙阴城岌岌动摇。一枝响箭缚了书信，射上城楼。

此时希真已到过召村，因宋江已退，便回城与永清等在城上督兵守备。接着响箭，希真便与永清在敌楼上接看书信，只见上写着：

宋江今日有死无生，谨率士卒亲诣城下，恭候道子歼戮。道子如以为未足，愿尽倾敝寨之人，以供军前斧钺。现有敝寨兄弟三人，被留召村，道子可先取以快心。道子意下何如，今日即求明示。

希真看罢，对永清道：“贤婿猜此贼来意何如？”永清道：“有甚难猜，显见此贼有意外之变，进退不可，故为死地求生之计。其意不过求还他三兄弟，即卷甲束兵而退矣。但我偏不由他计算，我但坚守城池，不去睬他，看他何

如。”希真笑道：“计怕不妙，但人急悬梁，狗急跳墙，我们抑勒他在甚，万一失机，悔之晚矣。我看不如权让他一筹罢了。”便写起一封答书道：

顷接公明来书，尊意尽悉；退出召村者，万不得已而专事于希真也；屯北境者，示有新、莱二县，将勉与希真久持也；来示提及召村者，欲希真以尊意致召村也。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进退不可，希真亦何忍乘人于危，为此已甚之举。但希真既受朝廷褒宠，钦赐忠义字样，而畏公明必死之怒，引军退避，殊非所以副朝廷忠义之责望也。愿公明熟思之。永清看罢称妙，便将信缚在原来响箭上，射出城外。

宋江得信，大为惊疑。吴用道：“我看此信，他亦有畏我之心。只是他不知尚有何事要勒掯我。且退军三十里，差一能言舌辩的人与他面谈，便知端的。”宋江依了，便退军三十里，着帐下一头目入城去见希真。须臾那头目转来，禀道：“陈希真述召村之意，如要还三头领，必须调还新泰、莱芜。小人答言，头领如要照旧例，金珠取赎，宋头领无不遵命；若有他事勒掯，那被留的三位头领任从处置，愿头领明示战期。小人说到此际，那陈希真口出蛮言，小人却不肯应许。”宋江、吴用问是何言，头目道：“陈希真说，金珠是要的，更要大王立一盟约，写明自今以后，永不敢再犯蒙阴。如再犯蒙阴时，但有头领被擒，立即凌迟碎割，虽百万金珠，不准回赎。三面言定，后无翻悔。大王想，此等狂言如何听得。”吴用道：“你何不也勒他不许犯新泰、莱芜？”头目道：“小人何尝不说。那希真只信口乱说：这是要看的，势有可夺，不得不夺。”宋江大怒道：“这贼道欺我太甚！”吩咐攻城，忽又停令，退入后帐，与吴用商议道：“叵耐陈希真这贼道如此抑勒我！我若不依他，三兄弟必不生还。我若与厮杀，枉是胜负难料，胜不得一发吃亏。我若依他写出如此盟约，岂不是损我梁山一世威名。”吴用道：“这真难事。况且云天彪攻清真山将次得胜，他若闻知此事，乘胜来袭新泰、莱芜，我仍是束手待毙。”宋江道：“如此怎好？”吴用沉思半晌，道：“英雄有忍辱之时。既不救清真，又失却三个上等兄弟，我此来为甚事？没奈何只得依了他。我但能守得新、莱二县，再看机会，倘蒙阴有可乘之隙，背盟何妨。那时扬眉吐气，以偿今日之辱。”宋江长吁短叹，只得点头，又恨道：“何日得生擒云天彪、陈希真并召村一般鸟男女，劈尸万段，方泄吾恨！”因复遣使入蒙阴城，允许金珠并盟约，兼乞还龚、丁二将首级。

希真大喜，便将龚、丁二首级用香木匣盛好，交付来人道：“已死减半价，五万金珠一个。价无二言，望勿失信。”发付来使讫，并知会召忻，先

放还武松以示信。宋江接到两处交还的死活三人，又听得希真这样言语，懊恼不可名状。对众头领道：“这贼道如此可恶，我誓必有以报之。”众头领无不忿怒。武松涕泣道：“皆由兄弟们不肯出力，以致太哥如此受辱。”宋江道：“贤弟何出此言，但兄弟得生还，吾愿慰矣。”武松感愧无地。宋江肉也疼落的抽出五十万金珠，四十万送与召忻，十万送与希真。

那召忻建着钦赐军功防御职衔的旗号，希真建着钦赐山东忠义勇士的旗号，各自盛陈兵卫，到了地头，与宋江昭告天地，歃血为盟。宋江写了盟约道：

梁山义士宋江，与猿臂寨义士陈希真、召家村义士召忻，共昭告于天地神明日星河岳：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宋江因厌弃蒙阴，兵马来往不复涉蒙阴之境。如违此盟，明神殛之。

希真目视召忻而笑，竟收其盟约，送还鲁达、李逵，在坛上宴会，尽欢而散。

希真归途谓召忻道：“此盟约原不足为凭，然我料此贼，必不敢再犯蒙阴矣。”召忻道：“何故？”希真道：“贼至此地，犯县城必虞贵庄，犯贵庄必虞县城，贼于此失利二次矣。况马陞未必不赴援，敝寨亦分当呼应，是以料其必不来也。”召忻大喜。希真道：“虽然如此，亦不可不防。总俟新泰、莱芜恢复，方可无忧。”召忻领教。

探得宋江军马一齐退出蒙阴，召忻便请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治筵申谢。希真命栾氏兄弟守蒙阴，自己同永清、丽卿到召家村。高梁邀丽卿入内叙谈。希真与召忻商议，将恢复蒙阴之事具禀通报，说乡勇同生公愤，会剿贼人，请委员弁来城收复。禀折做就，开筵畅叙。内厅清香亭丽卿为客，高梁诸女眷奉陪。桂花等四个丫环随丽卿同来，见了旧主，一同众女使服侍。外厅还醇堂希真、永清为客，召忻、史谷恭、花貂、金庄奉陪。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城内请栾氏弟兄，希真逊谢。酒阑席散，希真方闻知云天彪攻讨清真山之事。希真喜道：“这番蒙阴可以无患了。”便对召忻道：“小可与召兄同去助云总管一臂。”召忻欣然愿往。

希真等在召庄歇了一宿，次日便议点兵。永清道：“泰山此去，还是助战，还是助个声势？”希真道：“助战利否？”丽卿道：“我们去帮帮云叔叔，多斫几个头颅。”永清道：“助战未免蛇足。我们不如直趋新泰，敌人不动，我亦不动，若敌人去数清真，我便攻新泰。”希真称是。召忻道：“贤翁婿兵法，真不可及也。”便一面差人赍了收复蒙阴禀折上都省，一面会齐猿臂、召村两处人马共一万，希真、永清、丽卿、召忻、高梁统领众众，一齐到蒙阴

北境小汶河上，将河船尽拘北岸。这里旌旗蔽日，鼓角喧天，扎成一字寨栅，专听梁山信息。

那宋江、吴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闻知清真山尚未失陷，正商议拨兵去救，犹豫未决。忽闻猿臂、召村两路大队兵马直抵小汶河屯扎，分明是牵制他，不许救清真之意。恨得宋江如窗纸上的冻蝇一头无撞处，只得好好修理城池，一面千贼道万贼道的痛骂而已。

且说云天彪，自从去年七月会合正一乡勇攻清真山、诱败梁山之后，料此后攻清真山，梁山必不敢来援，便于十月、十二月，接连两次攻击清真。梁山果不敢发救兵。那马元因梁山无救，十分危惧，幸喜天彪把兵退了，方能兢兢自保。云天彪于本年春初，日日操演人马，整顿军伍。

这一日正在署内饮酒观书，去龙侍立。忽见庭前梢长风飒飒而来，不移时，大风怒号，刮得枝条柯叶，尽行西向。天彪停杯仰观道：“东风至也。”回顾云龙道：“那年你说火攻清真山之法，今番却用得着了。”云龙大喜，道：“今番东风，防有大雨，宜火速兴兵为妙。”天彪道：“正是。”便传令克日兴师。傅玉、风会、云龙、欧阳寿通、闻达、李成、胡琼都随了天彪，统领一万二千人马，浩浩荡荡，直向清真山进发。一面檄调归化三庄哈兰生、哈芸生、沙志仁、晁以信，率领乡勇同来助战。一路东风浩大，天日晴明。不日到了清真山，云龙禀道：“连日东风，恐贼人东山先有准备，我等宜潜师进攻。”天彪道：“何用潜师！”便传令大小三军一齐直攻玄武关。这番不比从前，众军轮流攻打，端的十分紧急。那马元与众头领策众死命守住，足足攻了一日，相持不下。

至晚，天彪收兵回营。安排晚餐毕，天彪传点升帐，聚集众将。命云龙、欧阳寿通：“带五百名军士，十万枝火箭，到东山放火。”命沙志仁、晁以信：“领五百乡勇，多携带鼓角去助云龙呐喊扬威，不必定求攻破，只要引得贼兵去救，有逃来的，非捉即杀，便算功劳。”命傅玉、哈芸生：“预备木驴地雷，只看守关贼兵乱动，便去攻关。”命风会、哈兰生：“带领步兵埋伏，只待关破，便冲杀入去。”分派已定，天彪领闻达、李成、胡琼、大兵都退后伏了，只扎空营，让贼兵来探。

却说马元同周兴、皇甫雄见天彪利害，紧守玄武关，教来水儿，赫连进明把守东山路口，一面飞报梁山求救。当夜五更天，望见东山火起，飞报官兵杀来，顺风放火，掌管礮木滚石的孩儿们都把守不住。马元大惊，对周兴等道：“天彪见玄武关攻不破，移兵去攻我东山路口。那里虽有水儿、进明

两位兄弟把守，恐官兵势大，我等快去救他。”周兴道：“我等都去，恐他这里来攻关口。”马元便差人打探，天彪果是个空营，里面都虚张灯火。马云道：“这厮果然去偷我东山路口了。”忙同周兴、皇甫雄带领大半喽啰杀奔东山去，只留一小半人守关。那时彤云密布、狂风大起，望那东山，火势蒸天价通红。

傅玉、哈芸生望见关上人少，急驾木驴直冲关下。每一木驴内，只藏掘子军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点齐火把，一声呐喊，将木驴推到城根。傅玉、哈芸生身披软铠，手提鹰嘴斧，各在木驴内亲身率领士卒，一齐动手。关上贼兵忙来救护。后面云天彪领闻达、李成、胡琼大兵拥到，令鸟枪兵雨点价的望上打。关上贼兵站脚不住，忙飞报马元，一面用防牌挡抵鸟枪，将千斤石推下。傅玉、哈芸生早已将地雷栽好，撤回木驴。没多时，地雷轰发，好一似地裂山崩，那关上敌楼女墙夹着贼兵的尸骸，连排价倒下来。风会、哈兰生见地雷得胜，便领步兵杀入关来。天已大亮，天彪大驱兵马拥进。马元闻知玄武关有失，大惊，忙转身来救，正遇官兵，两下混战。风会回阵上马。贼兵奔走辛苦，怎敌官军勇猛，周兴措手不及，被哈兰生一铜人打得头颅粉碎，死于马下。贼兵大败，官军乘势掩杀。风会冲锋冒险，追杀贼兵。

马元、皇甫雄退入松门关。风会勇猛，只顾追去。不防山凹里镇山炮横打出来，一声响亮，前队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炮，尸骸平地扫去，炮子从风会马头上飞过。风会大惊，忙收住人马。后面天彪、傅玉等都到，风会诉说如此。天彪道：“这厮巢穴，本不易捣。今已得了他的玄武关，险要已据大半，且就此安营下寨，再作计较。”风会道：“乘这厮喘息未定，待我带部兵去搜山，这里一面夺他松门关。”闻达、李成、胡琼听了，都精神奋发，一齐愿往，请令定夺。天彪依了，便命傅玉同哈氏弟兄助风会去搜山，将四山炮兵尽行杀散，闻达、李成、胡琼便统大兵抢关。欧阳寿通、晁以信领得胜兵回营，欧阳寿通禀道：“贼人东山树木尽皆烧毁，大公子望见贼兵已乱，便与沙志仁奋勇杀入。沙志仁将赫连进明刺死，小将斩得来永儿，晁以信力杀百余人。现大公子偕沙志仁领兵一半，直攻贼人东关，特遣小将等来请令。”天彪大喜，即命欧阳寿通、晁以信领生力军官兵、乡勇各五百名前去。

马元、皇甫雄十分震惧，看看天色，只见油云密布，微雨东来。马元满望大雨降下，官兵厮杀不得，庶可迁延以待救兵。谁知是日只微雨数阵，地皮都不能湿。马元急极，与皇甫雄勉力支持。天彪见官兵攻关不能取胜，传谕众军：“权且将息，等待次日复攻。”接连攻了两日，马元已接着告急的人

转信，以为梁山救兵，不日就到。又勉持了四日，马元对皇甫雄道：“看来梁山救兵又不到矣，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义。前番下来，犹推路远；今近在蒙阴，犹不肯来救，不知出自何意。”皇甫雄道：“可知是哩，我们并没有怎么得罪他！”马元道：“我看此地断难支持。云天彪智勇双全，手下一无弱将，我们六人已经失了四个，如何抵敌得住？依我愚见，不如竟献于此山，我二人投诚王国，亦是正理，贤弟意下何如？”皇甫雄道：“小弟亦作此想，但不知云天彪肯否准降。”马元道：“那事容易，我先修下一封降书送去。他如允准，不必说了；如果不允，再作计较。”二人商议已定，即刻写了书札，差人送至云天彪营内。

云天彪正与诸将商议攻取之策，忽接到马元来信，拆开看时，方知马元献地投降，便与众将议定，将马元文书批准发回。马元、皇甫雄接阅大喜，当日就命众喽啰弃寨下山。众人也因杀伐太重，皆愿投降。一行大众都到云天彪营外，营门将校领马元、皇甫雄入营进见。天彪排齐仪仗，升帐接见。二人跪下叩首，天彪吩咐左右，扶起赐坐。二人自陈罪状，天彪慰谕劝导。二人涕泣沾襟，自恨投城太迟，天彪就命留在帐下听用。马元、皇甫雄见天彪如此宽洪度量，各各自喜，相见了各位将官。

天彪安插了降兵，犒赏三军，大开筵宴，众将皆大喜。天彪道：“近闻宋江占据新、莱二县，其志不小，幸赖众将之力，收得清真，断其要路。此山必不可虚弃，我意就于此山屯扎重兵，设将镇守，一面探贼人行止，以图恢复二县。诸将军以为何如？”众将皆佩服。天彪遂将收降清真山情由，并欲于清真山设营置兵之议，一面详报都省，一面恭折奏闻。天彪慰劳哈兰生等四人，命其先领乡勇回村；命风会、闻达、李成、胡琼领六千人马屯扎清真山，恭候旨下，再行定夺。天彪与傅玉、云龙、欧阳寿通率领官兵，并马元、皇甫雄一千降兵，一齐回镇。鲁太守出郊迎接，贺喜，各归职守，恭候圣旨。

那宋江闻知清真山已降，也只得叹了一口气，自问难以两顾，亦出于无奈，只得与吴用赶紧修理新、莱二城，商议镇守之法。

那陈希真、召忻等在小汶河口，闻知云天彪收降马元，并于清真山设置重兵，便与召忻拱手道：“恭喜，蒙阴永保无患矣！”原来清真山距莱芜县不过百余里，此处有重兵扼住，宋江断不敢越莱芜而图蒙阴矣。召忻大喜。此时都省已有员弁下来收复蒙阴，栾氏弟兄交了城池。召忻、高梁谢了希真，收兵回庄。陈希真、祝永清、陈丽卿、栾廷玉、栾廷芳合兵一处，回归山寨。

希真道：“近来连日东风，天色阴霾，渐渐潮湿，日内恐有大雨，宜作速起行为妙。”希真、廷玉、廷芳先行，永清、丽卿后发。迺迤至承恩山，希真等已过山南，永清、丽卿还在山北，天色已晚，各自安营休息。

永清、丽卿在帐内张灯饮酒，闲谈军务，因而议论宋江，丽卿道：“宋江那厮军装端的十分精致，莫说别的，就是这几枝箭，枝枝都是上等材料。”永清道：“宋江那厮的辅佐，端的智勇俱备，要平定他，未知何日。”丽卿道：“兄弟，你要好箭，我倒看得一处，有好材料。”永清道：“何处？”丽卿道：“就是这山的东面无数竹林，枝枝都是好箭材。我来往数次，看得分明。待明晨稟知爹爹，我就同你去采办。”永清应了。又说了些闲话，酒阑归寝。

次日，永清差人将采办箭料之事，告知希真。希真准了，永清便委军匠赍了银两前去。丽卿道：“你我何不亲去一走，左右没甚厮杀，前去看看景致也好。”永清笑而点头，便吩咐偏将看守营寨，自己与丽卿换了常服，带了随身伴当，同上头口，由承恩东岭而行。到了天环村，果然竹林茂密。永清便吩咐军匠前去采办，永清、丽卿并马游行，观玩山景。一路行来，果然山清水秀，永清、丽卿玩赏了一回。忽见四山云气密布，巨雷碾转，万木无声。永清道：“雨来也！”急忙避入一所山阁。侍从人都到了阁下，头口拴在廊边。永清、丽卿登阁，只见震天震地的一个霹雳直向正西打去，雷火如拳头大小，照得四山通红，金光百道飞射，大雨倾盆直下。但见万山树木随着云气连排价奔走，雷声殷隆，撼得山楼动摇。檐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边，不辨村庄屋舍，只是怒涛汹涌。足有两个时辰，雨势渐渐小来。永清看那山阁却装折得精雅，壁上有无数题咏。永清一一细看，直看过后窗去了。

丽卿靠了栏杆，光着眼看那阁外雨景。雨势已小，望见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篱落人家，三间庐舍，一方天井，檐前水溜飞泻，静荡荡不见一人。须臾，忽见两个孩子抱出一只泥老虎来耍子。耍了一歇，忽然走进去了，遗下那只泥虎。只见左边走出一个略小点的孩子，看见了泥虎顺便捧了去。那起先两个孩子忽然走出来了，便来夺了泥虎，那小的孩子便哭起来。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不问事由，将那两个孩子一掌一个。丽卿看了，心中便不些不平。只见那两个孩子也哭起来，叫道：“姆姆，他偷我的老虎。”那妇人大喝道：“老虎现在你手里，他几时偷的？你这样放刁，大来还当了得！”便又是好几掌，喝令跪下。丽卿大为恻然。

只见妇人身边走出一个俊俏的小孩子，看了一看，飞跑到右间房子里去了。须臾，那个俊俏孩子同个十三四岁女孩子出来，那女孩子只在右间房

门口，哭着叫道：“他是没爹没娘的人，只靠着你姆妈，你朝也打，晚也打，抵枉弄杀他！”那两个孩子兀自跪着哭。那妇人听见那女孩子发话，便大骂道：“你这小贼人，做了个姐姐，不晓得教训兄弟，倒来我面前放肆！小时不禁压，到老没结煞！”丽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儿，心中大怒。只见那女孩子气得面孔紫涨，便向篱边叫一声：“二哥哥，快来救我兄弟！”只见那篱边走出四个大孩子，都是十多岁的，望雨里洗湿透卤的跑过来，一齐发话道：“你这老贱人，这样行为，雷公公来雷杀你！”不问事由，一家一个把那跪的孩子抱出来。只见那妇人大怒道：“要你们这班小喽啰来管闲账！”赶出来一手一个夺去。可怜那两个孩子，雨地下跌成两个泥汤团。

丽卿怒不可遏，便回顾尉迟大娘道：“你快与我捉这贱人来，我问他。”永清忙过来道：“姐姐为甚事？”丽卿道：“兄弟，你不看见这贱人的可恶？”便连催尉迟大娘去捉。尉迟大娘下阁，领几个伴当直奔到那所篱落去，扑进堂前，那妇人大吃一惊。只见里面走出一个汉子来，大喝道：“甚么人到我家里来乱闯！”吃尉迟大娘照脸一掌，跌在一边。尉迟大娘喝道：“狼臂寨陈小姐要拿人，谁敢阻挡！”把那妇人从雨地里水拖腌菜的提出来。只见一个小后生赶出来，叫道：“老奶奶，老奶奶！你说的陈小姐，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尉迟大娘道：“是的，你问做甚？”那后生道：“老奶奶，请缓一缓。我是玉山郎的至好，容我去讨个分上。”尉迟大娘便立定了。“玉山郎在不在上面？”尉迟大娘道：“都在前面山阁上。”那后生道：“老奶奶请少停一停。”便张伞着屐，飞奔山阁来。

永清在阁上看见叫道：“魏贤弟，从那里来？请上阁来。”那后生上阁，与永清各唱个喏，道：“一向阔别了。”便指丽卿道：“这位就是嫂夫人？”永清道：“正是拙荆。”魏生便向丽卿唱喏道：“嫂嫂奉揖。”丽卿忙答了个万福。永清与魏生对坐，丽卿坐在下首。丽卿问永清道：“这位叔叔是谁？”永清道：“这位姓魏，是小弟世交，他的尊翁与先君最为莫逆。”便对魏生道：“贤弟久别，一向何处？为何从此地经过？”魏生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年尊府惨遭奇祸，家君不胜惊骇，又无处探听仁兄消息，正忧得苦。家君是年徙居兖州甌山，续闻足下托足狼臂寨，得赘姻于陈道子先生，惊喜相半。近日闻知贵寨戮力王家，再救蒙阴，庆邀天貺，真可喜可贺之至。自兖州陷贼，家君急欲迁移，奈肺病缠绵，起居不便，是以韬光匿辉，与贼为邻。那李应时来亲近，即晁用亦见访数次，家君以病为辞，不与踪迹。近年家舍寒微，小弟不得已，游幕诸城。近因东人解职，弟系念家君奉侍乏人，为此兼程还舍，

于此地遇雨，避居于表嫂家。方才妇人即是弟之表嫂。不知因何事得罪于尊嫂，以致尊嫂见怒？”丽卿道：“他原来是叔叔的表嫂。他庇护亲儿，凌虐孤侄，叔叔，你想可气不可气？”魏生道：“原来如此，待小弟去劝诫他。这里望嫂嫂看小弟薄面，暂恕则个？”丽卿道：“烦叔叔向他说：下次奴家统兵过此，定来察访，他若不改，立提军前斩首。”魏生道：“嫂嫂尊谕，小弟定去传述。”

丽卿便吩咐左右道：“你去向尉迟大娘说，看魏官人面上，权饶恕这贱人。”左右应了下去，通知尉迟大娘放了这妇人一同上来复命。魏生称谢了丽卿，便与永清叙谈，十分知己。只见雨已住点，永清请魏生到山北寨内一叙，魏生道：“小弟系念家君，归心如箭，仁兄处容异日再来厚扰。”永清知不可留，便道：“贤弟归路珍重，尊翁处叱名请安。”魏生告辞而去。

永清、丽卿并马回营。当晚军匠解到箭材，又在承恩山北歇了一宿，次日拔寨起行。永清想此番闲游倒得知了魏老叔住在兖州一信，心中甚喜。只因这一信，有分教：

一介书生，颠覆得蛟龙窟穴；牙连原系，施放出雷电雄威。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兖州城

却说祝永清在承恩山天环村，得知魏老叔住在兖州一信，心中大喜，便与丽卿统领本部拔寨回山，一路不必细表。

不日到了大寨，知希真等已早到了一日。永清、丽卿等一同上山，见了希真，随即卸甲韬戈，安兵刷马，大开筵宴。席间，希真对永清道：“贤婿可知本寨出了一样奇货？”永清、丽卿齐问何物。希真道：“磁窑局内，今番窑变变出一张磁床。据总局头目侯达说，此床四周的柱脚栏杆，有上等塑手还塑得出，至于花纹楞角，格眼玲珑，这般细致，虽通天下寻不出这样好塑手。四面里外花卉人物，虽书画家极好手亦不过如此生动。这还不奇，那床额上十二面磁镜，日里看不过是洁白磁面；夜里却满室生明，可以夺灯烛之光，细看实是磁面。据侯达说，磁上挂轴能令黑夜生光，祖上传说如此，实

不曾看见。今现在安置西厢房内。”永清、丽卿一齐要去看。

众人同进西厢房，只见一张磁床，高六尺，长七尺，阔四尺，一体浑成，毫无接笋。五福攢寿，四角花藻，玲珑剔透的天花顶。前檐垂着一带参差玉柱，中嵌十二面磁镜的床额，六枝羊脂白玉也似的大圆柱，西洋柱的栏杆，卷云床脚。里面细花装出湘纹席模样的床面。浑身淡描细画，端的界线分明，花纹清刻，实是希有之物。永清、丽卿一齐喝采，欢喜得丽卿坐在床上只是笑。希真道：“侯达说这样奇物，可惜急切没销售处。”丽卿道：“不要销售了，这张床把与孩儿罢。”永清道：“小婿倒有一个销售他去处，可以得大利息。”希真问：“何处？”永清道：“容酒后密禀。”希真早已会意。大众出了西厢，重复入席，尽欢而散。

希真唤永清进内问道：“贤婿，你方才所说，莫不是要将此物送他到兖州去？”永清道：“正是。”希真沉吟道：“贤婿用甚妙计，我却猜不出。那李应并非虞公，岂肯受我驷马之诱？”永清道：“休在此物上设想。现在先叫孩儿们四路传言播扬，使各处知本寨有此异物，日后便可相机使用。这里先重赏募几个乐死之士，放在一边。这边小婿另有个奇巧机缘，路上撞着，正欲与泰山商议。”希真大喜，道：“甚么缘巧？”永清道：“小婿有一个世交老叔，其人姓魏，双名辅梁，是个黄官老宿，与先君最为莫逆。适才小婿在承恩山天环村与他的儿子途遇，始知其徙居兖州。”希真道：“你说起此人，我同他也会过一面。那时在东京，不知那一家朋友有喜庆事，此刻想不起了，我曾与他同席，其人不是好酒量么？”永清道：“正是他。他那时与先君吃酒，总是一坛起票的。”希真道：“彼时我与他一席之会，听他谈吐，端的是有学问的人。贤婿究知此人何如？”永清道：“此人才富学博，心灵智巧，善于词令。江湖上的人也有大半相好，不过性情之中太梗直些，不肯趋炎附势，所以有些势利小人反忌惮他。近年因家运不辰，门庭多故，家资也淡薄了，但为人极爱朋友。泰山久欲与秀妹妹亲往兖州观看形势，因无寄寓之地迟迟未行，今此公在彼，岂不是好机会？”希真听了，顿然心生计较，便问道：“令世叔才干智谋何如？”永清道：“较之吴用，足可并驾齐驱。”希真道：“贤婿既说到此，愿意不但借他作寓了。”永清沉吟一回，转笑道：“泰山敢是要他作内线？此意小婿亦想到，据他令郎说，他在兖州大为吴用、李应之所契重，他托病为辞，不去踪迹。只是他身分清高，性情恬退，未必肯从此役。”希真道：“且待我此去说说他看。烦贤婿作起书札，容我前去。”永清应了退出。

希真便与慧娘商议往看兖州形势，将永清的话细细说了。慧娘喜道：